

力、空、時的運用要領與目標選擇之關係 —— 以1941年「基輔會戰」為例

作者簡介



胡敏遠備役上校，陸官校72年班、陸院85年班、戰院87年班、政治大學外交所碩士、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曾任排、連、營長、教官、國防武官、主任教官、兼任助理教授，現任職於國防大學戰研所。

提要

- 一、德軍在「基輔會戰」中雖大獲全勝，但並不利於爾後奪取莫斯科任務的達成，對後續德軍在蘇俄戰場上更造成極不利之影響。
- 二、希特勒對基輔會戰目標的決定，雖受到當時戰場情境的影響，但更多來自於他本人對戰爭目標及「速決」與「持久」作戰方式的認知不足；忽視主要目標奪取的重要性，最終導致功虧一簣的失敗命運。
- 三、蘇軍在戰爭過程中，掌握唯一的關鍵因素在於運用空間的優勢來爭取局部戰爭中的力量與時間因素，同時要讓德軍無法在其計畫的時間中，完成其所想要達到的目標。
- 四、力、空、時的運用須與戰場上目標的選擇緊密結合，目標選擇正確則可善用力量與時間的謀略；反之，會忽略掉時間可轉化為力量(資本)的要素。



五、基輔會戰對我防衛作戰的重要啟示，在於如何瞭解「時間謀略」與「空間謀略」的巧妙之處，才能改變我軍在力量(戰力)上不利的作戰型態。

關鍵詞：野戰戰略、理性抉擇、目標選擇、基輔會戰

前言

基輔會戰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規模最大的一場包圍戰，¹也是影響德國在此次大戰中勝敗的關鍵之役。²事實上，本次戰役的作戰目標在德軍攻蘇作戰計畫〔代名「紅鬍子作戰計畫」(Operation Barbarossa)中，並非計畫中的主要目標(或是中間目標)，而是作戰發展過程中決策者希特勒(Adolf Hitler)發覺有利可圖，轉而修訂原先作戰計畫後所採取的應變計畫。本次戰役德軍雖大獲全勝，但並不利於爾後奪取莫斯科任務的達成，對後續德軍在蘇俄戰場上更造成極不利之影響。簡言之，基輔會戰的發動對德軍採取「速決作戰」的用兵方式，實屬目標界定錯誤因而喪失寶貴的作戰時間，最終無法掌握速決作戰的時間要素而輸掉整場戰爭。

國軍十大戰爭原則的第一條就是「目標選擇」原則，該原則強調任何作戰不可

同時追求兩個目標，以免戰力分散。³德軍在基輔會戰的決策過程明顯地違反了同時追求多項目標的根本原則。另外，從策略規劃「理性選擇」的觀點來看，目標確定是策略規劃的起點，選擇和確保目標的達成是戰爭的主要原則。⁴為明確所希望獲得之戰果，戰爭發動前必須花費大量時間進行規劃，特別是要精確界定心中所希望的戰略與戰後的局勢發展，此乃目標選擇的精髓所在。實際上，目標選擇和「速決」與「持久」作戰的思考要素有關，其中對於力、空、時的認定經常會因戰爭中出現的迷霧，進而影響目標的判定。

殊值一提的是，希特勒對基輔會戰目標的決定，雖受到當時戰場情境的影響，但更多來自於他本人對戰爭目標及「速決」與「持久」作戰方式的認知不足；忽視主要目標奪取的重要性，最終導致功虧一簣的失敗命運。基此，本文從策略規劃目標選擇的觀點，以探討力、空、時的用兵

1 〈基輔戰役(1941年)〉，<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F%BA%E8%BE%85%E4%BC%9A%E6%88%98>

2 基輔會戰德軍運用5個軍團(46個師)對蘇軍實施兩翼包圍，戰役結果共擊滅蘇軍5個軍團，俘虜蘇軍665,000人，戰車885餘輛、火炮3718門。詳閱戰爭學院編，《野戰戰略第三部》(桃園：國防大學，民國2010年，8月)，頁228。

3 陸軍司令部編，《陸軍作戰要綱—聯合兵種指揮釋要》(桃園：陸軍司令部，民國80年6月)，頁1。

4 羅伯特·格雷坦(Robert Grattan)著，國防部譯，《策略過程軍事與商業之比較》(臺北：國防部譯印，民國96年7月)，頁120～122。

要領，藉由本次戰役明瞭國家戰略與野戰戰略的關聯性，以利對用兵方法有一番新的認識。

戰爭中「理性抉擇」與「目標選擇」的運用邏輯

一、戰爭決策與「理性抉擇」的關聯性

克勞塞維茨(Carl von Clausewitz)曾言，戰爭為執行國家政策的一種理性工具，他的策略分析模式有三個主要概念：理性、工具和國家。首先，發動戰爭必須預估戰爭成本和收益；其次，戰爭必須是工具性的；最後，戰爭最後目標必定要對國家有利益。⁵戰爭決策與一般企業決策的最大不同，它關乎國家生存敗亡又須在執行任務中付出人員死傷的慘痛代價。尤其當戰場資訊情報不明狀況下，更會令決策者的理性選擇能力無法完全發揮。戰爭決策還有另外一項與一般決策不同的地方，它具有連續性、計畫性與鈍重性。理論上，每一個理性行為的戰略目標都是為了下一次的作戰行動而搭建起的舞臺。克氏界定的「戰爭理性」，在於決策者必須具有堅強的毅力與勇氣，同時配合著所謂利害計算的能力，才能將戰爭中的理性展露無疑。因此，克氏認為戰爭目標的設定必須與國家的利益緊密相連，戰爭中國家利益的展現即是生死存亡的關鍵問題。

李德哈達(Liddell Hart)認為一位戰略家的責任就是想在最有利的環境中去尋

找「決定」，以求產生最有利的結果。所以，決定(意即戰爭決策)的真正目的並非是尋求會戰，而是在尋找一個最為有利的戰略情況。⁶通常依理性選擇模式制定策略的基本邏輯為：第一，觀察場域環境的威脅和機會因素；第二，發現本身以及敵人內部的強項和弱點；第三，推出可以獲勝的數個(或單個)選項；最後，經過多元多面向的辯論以產生出最佳之選項。⁷戰場上實踐「理性抉擇」的必要條件，為戰場情報透明化且對敵我優劣形勢都能瞭若指掌，才能將「理性」發揮出來。實際作戰中，由於戰場資訊與情報經常處於隱晦不明，決策者(群)對於利益與目標的判斷過程，因無法察覺變化萬端的利害契機，從而在進行判斷時出現誤差，此乃「戰爭迷霧」之意；遮掩了決策者的耳目而誤失良機。值得注意的是，軍隊的作戰判斷與決策過程，過去的體系與制度大多是由上而下的單線指揮模式。然而，現代戰爭型態因科技與資訊能力的發達，提供了策略判斷的溝通平臺，決策過程漸漸地傾向於以協商方式來取得共識。因此，現代戰爭中領導者進行決策時，須避免情緒化的思考與主觀的認定，才能增強理性抉擇的分析能力。

二、戰場上「主要目標」、「隨機目標」與「關鍵目標」的辯證關係

依據國軍戰爭原則—「目標原則與重點」的定義：作戰中必須有明確而具有

5 Anatole Rapaport, "Clausewitz: On War" (Harmondsworth: Penguin press, 1968), p.13.

6 李德哈達著、鈕先鍾譯，《戰略論》(臺北：三軍大學譯印，民國78年元月)，頁368。

7 諾爾·提區(Noel Tichy)、華倫·班尼斯(Warren Bennis)著、廖建容譯，《做對決斷》(臺北：天下文化出版社，2009年10月)，頁186。



決定性之目標，此目標即為「主要目標」。⁸該定義強調：任何作戰不可同時追逐兩個以上主要目標，以免戰力分散。為有助於主目標之獲得，衡量戰場狀況可以選定副目標(或中間目標)。⁹若是執行一項龐大的作戰計畫，因作戰時程過久、戰場環境過廣則可設置中間目標，但中間目標必須與主要目標相互連貫，而中間目標的奪取更是為了主要目標而設定，兩者絕非毫無關係。相對的，「臨機目標」的產生是因為戰場上出現特殊景況，而且此現象已對原計畫任務之遂行造成極大影響。在此情況下，決策者必須重新全盤檢討戰場上的「力、空、時」等各項因素，考慮改變(或修訂)原目標，可能對戰爭後果及國家利益會帶來何種影響，才能決定是否須改變(或放棄)原計畫中的「主要目標」。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年8月)初期的「德法戰役」。大戰初動之時，法軍依其作戰計畫準備向德國南方發動攻勢，嚇然發現德軍主力是依「施利芬—小毛奇計畫」的作戰模式，¹⁰由西邊沿英吉利海峽向巴黎以西地區發起全面進攻。法軍統帥霞飛(Joseph Joffre)將軍決心立即放棄進攻德國南邊的計畫，進而改採「退卻與轉進」的作戰方式，並向塞

納河之線實施數帶陣地的逐次抵抗，目的是要確保法軍主力之完整，以找尋能與德軍決戰的地點與時間，最後法軍在馬恩河附近發現德軍兵力部署的弱點，進而發起反攻才挽救了法國主力險被德軍包圍的命運。¹¹法軍當時對臨機目標(後退以救巴黎之危)的判定基礎，認為若不立即放棄原計畫，改採其他作戰計畫，法軍將遭重大傷亡。

相對的，若戰爭遂行中出現有利的臨機目標，是否該放棄原先設定的「主要目標」，進而去追求有利的臨機目標，則須思考整個戰場環境的力、空、時因素。戰場景況若出現有利態勢，臨機目標又沒有與主要目標呈對立狀態，兩者之間則可運用辯證法的思維邏輯將渠等目標融合為一體。其中將各種目標融合的力量，在於如何將兩者化為關鍵目標。辯證法的思考方式必須能將各種不同的立場、觀點對立起來，進而將不同與各方意見進行討論，再經由辯論與發展過程使各方修正自己原先的立場與觀點，最後會融合為第三種新的意見；一種克服先前兩方對立的意見，進而獲得改善、變得更好的意見，此即為「正—反—合」的辯證法則，¹²亦是轉化不同對立目標的思考方式。

8 《國軍統帥綱領》(臺北：國防部印頒，民國90年12月)，頁1。

9 同前註。

10 德軍於第一次大戰的作戰計畫是從法軍設防薄弱的方向(靠近法國東北部—英吉利海峽附近)攻入法國。法軍統帥霞飛將軍在邊境交戰中接連失利，迫使其不得不放棄原先的作戰計畫。經由有效率的後退，霞飛領導法軍在馬恩河戰役中阻止德軍的進攻，粉碎德軍以「速戰速決」為基礎的施利芬—小毛奇計畫，使西線戰爭從機動作戰轉入持久的陣地戰階段，保衛了巴黎，取得了巨大勝利。〈約瑟夫·霞飛〉。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C%9E%E9%A3%9B>(檢索日期：2013年2月26日)。

11 國防大學編，《中外重要戰史彙編(下冊)》(桃園：國防大學出版社，民國91年6月)，頁22～28。

12 E.C. Cuff, W.W. Sharrock, D.W. Francis, Perspectives In Sociology(London: Routledge Press, 1998), p. 14.

值得注意的是，由於戰場景況瞬息萬變，臨機目標與危機因素會不斷地考驗指揮者的決心與應變能力。決策者的目標選擇要領須以「正—反—合」的三段辯證法則為基礎，將核心不變的普遍原則(主要目標)與會隨時空環境的變化因素(臨機目標)不斷進行辯證，才能產生適切性的用兵方式。基此，臨機目標的處理方式須將其與主要目標視為對立面，但又可以轉化與演變的發展關係，此種演變與發展關係即是辯證法則的用兵理念。指揮官在作戰指揮過程中，必須設法讓主要目標與臨機目標結合為一，才是野略用兵的最高境界。

三、決策者(群)對目標貫徹的重要性

克氏認為戰爭目標應該是打垮敵人，只有不斷尋找敵人力量的核心，向它投入全部力量，以求獲得全勝才能真正打垮敵人。¹³戰爭計畫及目標的設定是作戰行動自始至終都須貫徹到底的任務，並認為戰爭進行期間若是物質和精神等方面都處優勢條件下，就須把該場戰爭的性質提升為「絕對戰爭」的狀態，且把所有戰略問題都該歸位在戰爭之下，以便使「打垮敵人」成為一項終極目標。¹⁴一個勇於負責且具有軍事素養的軍事指揮官，會堅守既定的戰爭目的與作戰目標，不會因己身欲望或有利的臨機目標出現，而忽略或放棄既定的主要目標。

作戰中運用正規作戰方法攻擊敵軍稱為「正兵」，反之，運用奇襲或非正規作戰打擊敵軍稱為「奇兵」，正奇兩種方式的目標設定，經常會夾雜對立存在於

戰場之中，此亦為戰場詭譎之景況。通常，戰場上出現對立面(臨機目標或敵軍採取不如預期的行動時)則會衝擊到既定計畫的執行。問題的解決之道(折衷方案或是堅持己見)在於指揮官能否繼續執行原來計畫(主要目標)，進而調整行動方案(兵力重新部署)，以整合「主要目標」與「臨機目標」的差異性。尤其大軍作戰過程往往因決策者和第一線指揮官所處環境(位置)不同，對於目標選擇即會產生認知的不同。是故，目標選擇的過程往往處於決策者與組織的較勁過程中。決策者又往往因不同的性格或對某些事物有特殊的偏好，讓決策下達時出現重大偏差。戰爭中無論是對主要目標的遵循或以彈性方式因應臨機目標，重要的仍須以發動戰爭之「目的」與「目標」，作為遵循或調整之準繩，才不會落到進退失據的絕境。

基輔會戰的目標選擇與作戰過程概述

一、「德蘇戰爭」前德國的國家戰略與德軍的「攻蘇作戰計畫」

(一)德國的國家戰略

1940年夏天，德軍以雷霆萬鈞、摧枯拉朽之勢擊敗法國後，德國的軍力與戰略態勢實際上已稱霸歐洲。義大利、匈牙利與羅馬尼亞各國也先後與德國聯盟，增添德軍征服全世界的氣焰。之後，德國開始擬定進攻英倫三島計畫(代名「海獅作戰」)，同時於當年8月開始對英軍實施大規模的空中攻勢作戰。攻擊英

13 克勞塞維茨著、鈕先鍾譯，《戰爭論全集》(臺北：三軍大學戰爭學院出版，民國73年3月)，頁48～50。

14 劉慶，《西方軍事學名著提要》(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頁59。



國的空戰行動持續兩個多月後，德、英兩國空軍都蒙受極大損傷，但是德軍卻無法掌握英吉利海峽的制空權，亦無法對英國進行登陸。希特勒於是召集文武百官，檢討整個歐洲與全球的大局勢，同時討論德國是否應繼續對英國攻擊，抑或是改採向東對蘇聯發動攻擊。¹⁵經過極為冗長的辯論後，德軍認為1941～1942年間若在歐洲無法取得決定性的戰果，1943年以後，英、美盟軍必定會對德國發動反攻。因此，必須把握當前有利時機，採取必要的戰略作為。然而，德軍要攻擊英國必須建構強大的海、空軍，此點是德軍最為欠缺的軍事力量，而攻擊蘇聯則純粹為地面部隊的任務，為德軍的強項。德參謀本部認為憑恃其「閃擊戰」¹⁶的優勢能力，應可迅速解決蘇聯戰事，有利於德軍爾後在歐洲的發展。況且德軍若能戰勝蘇俄，即可占領「舊世界之心臟地帶」(Heartland of the old world)，成為該地區的主人，並可統治整個世界。換言之，進攻蘇俄乃是德國征服全世界之前奏。

德國決定入侵蘇聯的國家戰略，實乃一項重大的冒險策略。這一決策

可能會讓德軍重蹈1812年拿破崙入侵俄國的覆轍，進而走上由盛到衰的絕路。1940年德軍戰力雖處於巔峰狀態，但希氏過分地高估了自己的力量，尤其是陸軍閃擊戰的作用。¹⁷希氏也低估了蘇聯戰爭的潛力及抗敵的決心，加上未能正確地判斷出英、美加入戰爭的時間及可能採取增援蘇聯的大戰略作為，這些都可能阻礙德軍野戰用兵的「速決作戰」，更可能因無法在有效時間內決定戰局，從而被迫在戰略上選擇無法打贏的「持久作戰」。

(二)德軍「攻蘇作戰計畫」

德軍在攻蘇作戰直前，根據德軍情報資料作出如下判斷：蘇軍投入東戰場的總兵力為118個步兵師、20個騎兵師和40個機械化旅，合計有138個師和40個機械化旅；德軍可投入東戰場的兵力為19個裝甲師、14個摩托化師及126個步兵師，加上保加利亞聯盟部隊將投入14個師，總計159個師，德軍地面兵力數量及武器性能均優於蘇軍。¹⁸而在空軍戰力方面，蘇聯空軍數量雖多於德軍(5000：3000)，但在戰機性能及飛行員訓練方面，德軍卻遠優於蘇軍。¹⁹故總戰力德軍優

15 戰爭學院編，《野戰戰略第三部》，前揭書，頁107、108。

16 德軍「閃擊戰法」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末期凡爾登戰役中體會，爾後逐次發展出來的新戰法。德軍認為，所有新的武器如戰車、飛機、火炮與摩托化車輛均有極大的破壞力與機動力。因此，作戰時必須集中大規模的武器，出敵不意，突然取攻勢，則極容易突穿敵軍陣地。這些武器的機動性能可使攻者取連續攻勢行動，大可突穿敵防禦陣地之全縱深，並可抵達敵軍的作戰基地，造成大規模之破壞與混亂，而這些破壞與混亂，會迫使敵國成癱瘓狀態，而無法繼續作戰。《野戰戰略第三部》，前揭書，民國99年8月，頁236～242。

17 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8年1月)，頁202。

18 戰爭學院編，《野戰戰略第三部》(桃園：國防大學出版社，民國99年8月)，頁98。

19 同前註，頁110～102。

於蘇軍。而在地形上，蘇聯中北部地勢平坦，交通便利，位於此地的明斯克、斯摩林斯克至布爾揚斯克是機甲部隊突向莫斯科的最佳路線。但著眼於蘇聯氣候的限制條件，5月中旬至10月中旬是對蘇作戰最佳時間，11月中旬以後蘇聯冬季降臨、冰雪封地，將限制人車(大軍)的行動。由上述兵力、地形、天候等資料分析得知，德軍攻蘇的關鍵成功因素必須在4~5個月時間，以其優勢兵力採速決作戰方式結束戰爭。而會讓德軍陷於困境的關鍵因素，在於蘇軍運用龐大的戰爭潛力，採持久作戰方式消耗德軍寶貴的作戰時間，讓德軍深陷在重地動彈不得時再發起反攻。

然而，德軍攻蘇計畫並未依上述判斷，擬訂其戰略目標與兵、火力的運用。德參謀本部的作戰計畫訂定了三個重要目標：儘量占領蘇聯領土，使柏林與德國東部免受空中攻擊、摧毀蘇聯陸軍；必須占領列寧格勒、莫斯科、烏克蘭及頓內茲河盆地等重要心理、政治、經濟重心。²⁰德參謀本部基於此一戰略目標的設定，擬訂攻蘇作戰計畫。1940年12月18日希特勒下達德軍參謀本部所擬訂進攻蘇聯的計畫，代名為「芭芭蘿沙計畫(紅鬍子作戰)」(如圖一)。該計畫的戰略構想是集中大量兵力，以「閃擊戰」從數個方向實施迅猛而深遠的突擊，占領蘇聯莫斯科、蘇聯第二和第三大城市列寧格勒和基輔等，把蘇聯紅軍的主力消滅在蘇聯

西部地區，爾後向蘇聯腹地長驅直入，進抵阿爾漢格爾斯克、伏爾加河、阿斯特拉罕一線，並用空軍摧毀烏拉爾工業區，從而擊敗蘇聯主力於伏爾加河與烏拉山之間地區。

從野戰戰略觀點評析「芭芭蘿沙作戰計畫」，有以下幾項重大錯誤：首先，德軍三路大軍的兵力分散無法發揮統合戰力；其次，3個集團軍的戰略目標在各個作戰階段都無法相互支援，致使各集團軍將陷於各自為戰，無法捕捉敵軍主力而決戰之；最後，作戰期程劃分不明確，僅有第一期會戰的目標，爾後即要到達最後目標，實際上其兵力、後勤能力及作戰與補給能量都無法有效支持德軍全程作戰之所需。

(三)基輔會戰前德蘇雙方戰略情勢

1941年6月22日德軍在東戰場以北、中、南3個集團軍越過維斯杜拉河向蘇軍發動全面性的攻勢。歷經兩個月，德軍於明斯克、斯摩林斯克、烏曼及杜味那河等幾場大型戰役中殲滅與俘虜蘇軍達上百萬之眾。²¹然而，蘇軍並未因損失大量軍隊與武器裝備而投降。根據德軍參謀本部參謀長哈爾德將軍的記載，此時的蘇軍儘量避免在德軍獲勝的廣大地區上與德軍進行遭遇戰，而是利用泥沼地區以及其他天然障礙物，實施部隊的整編。²²蘇軍在大量損失兵力、裝備及國土後，改弦更張地重新調整兵力部署，改採積極防禦及頑強鬥爭方式並有計畫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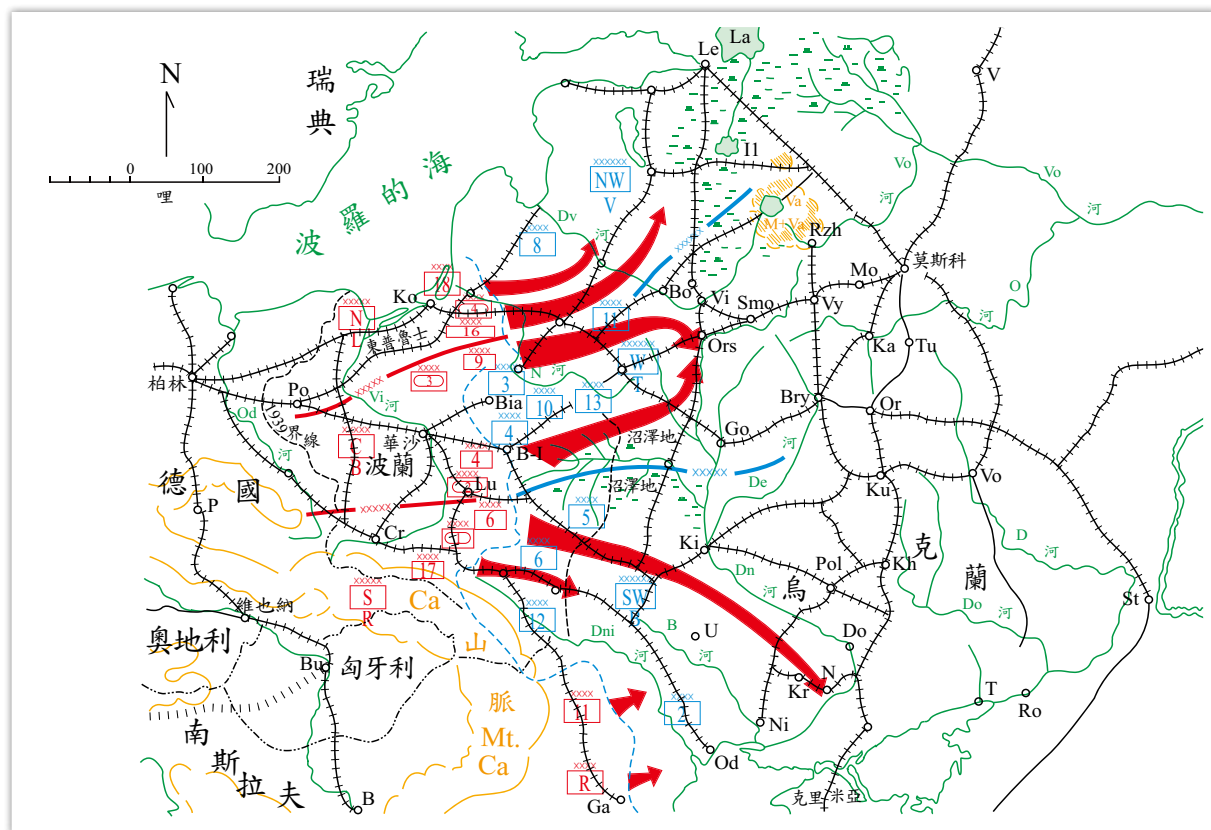
20 肯尼士·麥卡錫(Kenneth Macksey)著，《軍事錯誤》(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民國94年8月)，頁52。

21 戰爭學院編，《野戰戰略第三部》，前揭書，頁122、123。

22 新政見一著、賴德修譯，《二次大戰各國戰爭指導史(上)》(臺北：黎明文化出版社，民國77年8月)，頁292。



圖一 1941年德軍攻蘇作戰計畫圖



資料來源：戰爭學院編，《野戰戰略第三部》(桃園：國防大學出版社，民國99年8月)，頁118。

實施向莫斯科方向轉進。²³就1941年8月初雙邊戰略態勢言，德軍戰力仍優於蘇軍，但補給線與戰爭動員潛力方面已向蘇軍方面傾斜，而作戰時間因天候因素僅剩2個月左右，即將限制大軍作戰行動。對德軍最為關鍵的因素，仍在11月初之前設法迫蘇軍主力決戰而殲滅，才有利德軍戰局之發展。

二、基輔會戰戰略抉擇的過程

德軍在7月底之前，除了在北部及中部戰線獲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在南方留下巨大的突出部。在此地區仍存在著

一支龐大的蘇軍，幾乎占據了整個西南方面軍。德南方集團軍在烏曼會戰中雖然取得很重大的勝利，但大部分蘇軍在謝苗·布瓊尼將軍的指揮下仍然滯留在基輔一帶，然而，蘇軍因大部分裝甲力量已在烏曼戰役中被消滅，因此，缺乏裝甲及機動力量。雖然這是當時蘇軍在東線最大一支部隊，他們已無能力再威脅德軍的進攻矛頭；8月底，德參謀本部面臨抉擇，向莫斯科繼續進攻或消滅西南方面的蘇軍。此時由於南方集團軍沒有足夠力量包圍及消滅在基輔附近的蘇軍，若要執

23 (蘇)格康·朱可夫，《朱可夫元帥回憶錄》(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84年)，頁315。

行該項任務，中央集團軍則需要提供支援以完成任務，基輔會戰的發生及其決策的形成，即是在此模稜兩可與各方角力下形塑而成。

1941年8月初，德軍參謀本部對於芭蘿沙作戰的第一階段應否達成的3個目標(列寧格勒、莫斯科及頓內茲河盆地)感到懷疑，因為上述目標地區的蘇軍仍在作頑強抵抗。德軍對於何時能攻陷以上3個目標及爾後又將遭遇何種戰局，無人可以預知，此時的戰局發展已促使德國參謀本部面臨全然與未預期的新階段。參謀本部開始思考是否要從戰略計畫作根本的修正。²⁴此外，德國最高司令部也接獲有關俄軍兵力增多或復活的報告。到了8月4日，德軍確實的評估出蘇軍擁有的機動裝甲部隊兵力乃為50個師，而非開戰之初所推斷的40個機械化旅。²⁵此刻，德參謀本部與東戰區中央集團軍司令部各將軍都極力建議希特勒，應立即整頓各裝甲師並以中央集團軍為主力，取攻勢直取莫斯科，擊滅西方面軍各軍團後，再相機轉移兵力，擊滅其他方面的蘇軍。²⁶

歷經數日的遲疑不決，希氏對於所有將領的建言絲毫不肯讓步，他仍堅持著他原有的舊觀念；列寧格勒第一，其次是烏克蘭東部，最後才是莫斯科。²⁷希特勒在1941年8月21日下達重要決策(簡稱0821指令)，其內容如下：

(一)在冬季來臨之前，所須完成最重

要的目的不是奪取莫斯科而是攫取克里米亞(Crimea)與頓內茲河(Donets)的工業區和煤礦區，及由高加索地區截斷蘇俄油源。

(二)我們必須要利用到達哥美爾(Gomel)至普車白(Pochep)之線的有利作戰形勢，運用南方集團軍及中央集團軍之內側翼部隊作向心作戰，其目的不僅是逼迫蘇俄5個軍團渡過聶伯河……而是在該軍團撤退到德斯納河(Desna)之線—科諾托普(Konotop)—蘇拉河(Sula)之線前將其消滅。

(三)中央集團軍不計爾後之作戰，必須要使用足夠兵力確實摧毀蘇俄第5軍團，同時保留足夠部隊，能自陣地擊退敵人對中央地區之攻擊，如此則可節約兵力。

(四)奪取克里米亞半島，最重要的事是為保衛我們在羅馬尼亞的油源。

(五)直到我們已包圍列寧格勒與芬蘭境內部隊會合及摧毀蘇5個軍團後，我們部隊方能自由攻擊與擊敗蘇俄在莫斯科當面的軍團。

毋庸置疑，希氏的0821號指令是以解決當前德軍戰場上的難題(戰爭物質缺乏及主義與思想問題)，而未考量野戰用兵的作戰目的，與戰場上最為關鍵的力、空、時等因素。德參謀本部依據0821指令，德軍第2裝甲軍團及步兵第2軍團從中央集團軍轉屬南方集團軍及向南推進，並在基輔以東與南方集團軍進攻部隊會合。基輔會戰兵力部署與各軍團的行動要領如下(

24 新政見一著、賴德修譯，《二次大戰各國戰爭指導史(上)》，前揭書，頁294。

25 同前註，頁292。

26 戰爭學院編，《野戰戰略第三部》，前揭書，頁124。

27 安德爾斯將軍著、鈕先鍾譯，《希特勒征俄之役》(臺北：麥田出版社，1994年9月1日)，頁78。



(一)兵力部署：使用中央集團軍之裝甲第2軍團與步兵第2軍團及南方集團軍之第6與第17軍團與裝甲第1軍團，合計共5個軍團(內含6個裝甲師、5個機械化師、35個步兵師，合計共46個師)。裝甲第2軍團與第2軍團為會戰之北翼兵團，第6軍團為會戰的中央兵團；第17與裝甲第1軍團則為會戰的南翼兵團。

(二)各軍團行動要領：裝甲第1軍團向東北；裝甲第2軍團向東南方取攻勢

，兩軍團會師於蘇拉河上游附近，完成包圍敵軍後，即向基輔方向取攻勢，迫敵軍反正面決戰，至迫其於德斯納河與聶伯河間而擊滅之。第6軍團在基輔正面取攻勢，牽制當面之敵。第2軍團向東南方向取攻勢，掩護第6軍團之左翼。第17軍團向東北方向取攻勢，掩護兩個裝甲軍團之東南翼側，其作戰軸線為波爾塔瓦至卡爾科夫之線。兩個裝甲軍團會師後，則各軍團合力圍殲蘇軍。

三、基輔會戰的發展過程與結果

圖例說明：

- Ku：庫爾斯克城
- Kh：卡爾可夫城
- Ki：基輔城
- Khe：克蘭森城
- Kal：卡路加城
- Brv：佩爾斯布魯克城
- Bi：柏爾哥羅德城
- Sme：斯摩林斯克城
- Sa：沙瓦托克城
- Mi：姆斯特克城
- Vi：維特斯克城
- Le：列寧格勒城
- No：諾福羅斯克城
- Dr河：蘇伯河
- Do河：頓內茲河
- Dn河：頓河
- Di河：德聶納河
- O河：奧卡河
- Ve：伏爾加河
- Cud山：高加索山脈

參考資料：資料來源：戰爭學院編，《野戰戰略第三部》(桃園：國防大學出版社，民國99年8月)，頁124。

(一)作戰過程

基輔會戰的戰場是在聶伯河和地斯拉河所構成的三角地帶，而以基輔城為核心。會戰是從8月24開始，德軍以第2軍團通過齊爾尼果夫和尼曾向南面進攻。在東面，德軍第2裝甲軍團經過羅夫果羅德、柯羅托普和蘇拉河上的羅門尼向前運動。這兩支兵力都是從中央集團軍方面抽調出來的，擔任了鉗形攻勢的北面進攻部隊。在南面，以第6軍團、第17軍團和第1裝甲軍團向基輔城以南地區進行合圍。到了9月14日，裝甲第1及第2軍團已在距離基輔東面大約120哩的地區完成包圍。德軍在進入基輔城之後，發現蘇軍已混亂不堪，有些蘇軍將領早已擅離職守，坐飛機逃離戰場，整個部隊都自動放下武器投降。²⁹

(二)作戰結果

基輔會戰完畢後，德軍全部的戰果包括擊滅蘇軍5個軍團，戰俘總數為66萬5千人，大砲3718門，戰車884輛，其他軍用物資還不包括在內。³⁰蘇軍「西南方面軍」指揮官被免職，換上Timo Shenko將軍接任，而在莫斯科的西方面軍則由極負盛名的朱可夫(Zhukov)元帥接任。9月22日基輔會戰即將結束，德軍裝甲第2軍團所剩之部隊北歸原序列，其裝甲第1軍團則向東方向取攻勢前進遂行其原有之任務，第6與第17軍團則負責在基

輔城內及周邊地區殘餘之敵。³¹不過，這一場戰爭結束時卻已是9月底了，對於希特勒而言，他成就了有史以來第一次最大型的會戰，但是對於德國陸軍參謀長哈爾德而言，卻認為這是東戰場上最大的戰略錯誤。³²

相對於蘇軍，利用基輔會戰之時間不斷地陸續從西伯利亞動員徵調人力以增強莫斯科附近的陣地工事，同時也加速後續兵員之到達，蘇軍也從容不迫地將頓內茲河附近工業區內重要人員與裝備儘量東遷至烏拉山的後方地區。³³此時蘇軍的抗敵行動也因基輔會戰使戰爭時間多增加一個多月，對蘇軍的守勢作戰變得更為有利。

四、小結

從以上分析得知，德軍攻蘇無論是其國家戰略或軍事戰略都是一項極為冒險的決策。基輔會戰前，希特勒將中央集團軍南北分兵的決定更是入侵蘇聯以來最重要的決策，對德蘇作戰也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德軍兵力運用轉變為以北、南兩個集團軍為攻勢重點，而原本主攻的中央集團軍則轉為守勢作戰。戰役結果，首先，它為德軍在基輔地區贏得重大的勝利和在列寧格勒方向取得有利之進展，從而減輕了德軍中央集團軍兩翼之威脅；其次，它試圖奪取烏克蘭地區農業、工業資源與列寧格勒的政治目標，繼而又想在入冬前殲滅

29 安德爾斯將軍著、鈕先鍾譯，《希特勒征俄之役》（臺北：麥田出版社，1994年9月1日），頁78、頁80～83。

30 戰爭學院編，《野戰戰略第三部》，前揭書，頁144。

31 同前註。

32 安德爾斯將軍著、鈕先鍾譯，《希特勒征俄之役》，前揭書，頁78、頁80～83。

33 戰爭學院編，《野戰戰略第三部》，前揭書，頁145。



蘇軍主力攻占莫斯科的最終戰略目標，就變得不切實際。³⁴因為在短短兩個月內，德軍以有限的兵力難以兼顧不同方向上如此重大的兩項任務，結果使戰線過長而補運給養都嚴重不足的狀況下。最終使得德軍「速決作戰」的戰爭目的與作戰構想都無法實現。

基輔會戰中德軍捕殲蘇軍達66萬之眾，確實有達到捕捉敵軍有生戰力之目的。然而，蘇軍當時的主力仍置於莫斯科附近的西方面軍，因其戰力即將組建完成，各項編組與裝備都較其他方面軍強盛。南方敗退的蘇軍5個軍團及其殘餘部隊數量雖龐大但尚未組建完成，不是蘇軍的主力部隊。德軍「速決作戰」之目的仍以在有限時間內迅速尋找敵軍主力決戰而殲滅，關鍵因素仍在時間。綜言之，基輔會戰為蘇軍採取持久作戰，提供一個多月時間增強了莫斯科方面的工事構築與動員力量，而對採速決作戰的德軍，則相對的減少了作戰時間，德軍捕殲敵軍主力的戰機已悄然消失。

基輔會戰中野戰戰略的力、空、時運用的探討

德蘇作戰是一場「速決作戰」(德軍)與「持久作戰」(蘇軍)的對決。德軍的速決作戰在計畫和實施上，須能掌握涉及敵我各項能力的比較，尤其是力量與時間的消長關係。蘇軍的持久作戰則須爭取更多的時間，才能增強其戰爭潛力與削弱(拖延)德軍速決作戰的優勢。德蘇兩軍在基輔地區戰力與時間的消長，調整了雙方作戰計畫與兵力部署，進而造成雙方軍事

目標與政治目標的變質。簡言之，力量、空間與時間的算計為「速決」與「持久」作戰謀略運用的基本要素，也是國家發動戰爭(國家戰略)與戰爭準備及軍事動員(軍事戰略)思考的重要依據。其運用要領分析如下：

一、「力量」因素的運用要領

德軍「速決作戰」在力量運用上，應講求三軍的優勢作為並以敵人武裝部隊為主要目標，其戰略運用的核心即是與敵軍的主力進行決戰。尤其兵力處於優勢時，手段上須強調運用迂迴與包圍戰略殲滅敵軍。運用攻勢手段時須先釐清戰爭目的與戰役目標的關係；再則，以力量作為用兵謀略的思考，必須充分理解武力的有形戰力(包括打擊力、機動力、防護力、指揮力、後勤力等)與無形戰力(包括思想、武德、士氣等)兩種成分。整體武裝力量的運用更須結合地形(空間)與時間的配合，才能使速決作戰力量的運用發揮最大效果。

德軍若以基輔作為本次戰爭的主要目標，其兵力運用方式(中央集團軍向南方集中)，算是發揮了武裝力量包圍與迂迴的作戰效能。然而，基輔在德軍東戰場僅能算是局部戰爭。在基輔的蘇軍兵力(5個軍團)並非敵軍主力，因而會戰的目標設定並非針對敵軍主力而設計，僅是為了獲取在聶伯河上獲取戰爭資源所實施的一場戰爭。然而，德軍在東戰場的總兵力及在有限的時間中實際上無法達成上述的各項目標。就速決作戰的目的言，德軍在基輔會戰前的包圍計畫更應著眼於更大的包圍圈，以蘇軍在莫斯科以西地區的主力為主

34 同註17，頁327。

要目標。基輔地區蘇軍的5個軍團兵力僅能視為蘇軍的次要兵力，亦可算是德軍作戰行動中出現的「臨機目標」。設若德軍的主要目標能以莫斯科蘇軍主力為考量，一旦在莫斯科以西地區一舉將紅軍主力包圍殲滅，那麼在基輔附近的蘇軍5個軍團將因後退之路被阻絕，成為待宰羔羊。為確保有效達成最終目標與臨機目標，德參謀本部應著眼全程全作戰，並預劃作戰期程中可能遇到的問題，及早籌獲戰爭物資，並及時從德軍在其他無戰事的戰區調動兵力往東戰場，才能解決在冬季來臨之前德軍在兵力與後勤方面可能遭遇到的困難。基此，德軍在東戰場的用兵性質屬於速決作戰型態，兵力運用應著眼於敵軍有生戰力的殲滅，才能在有限時間內達到德軍的戰爭目標。

二、「空間」因素的運用要領

通常「空間」的謀略運用為一個「場域」運用的概念，它關係到兵力的重新部署與調整，空間的謀略運用因不單純為武裝部隊占領下，為己方或敵方所得到的地域概念。所謂空間的「占有」來自於戰鬥力的大小，對空間的掌控能力。所以，空間作為一種謀略思考，應將其當成可以「重複使用」的計謀。因為，空間不僅具有延展性更具有重複的擁有性與使用性；空間可在某一時間範圍內，為敵方所有(敵方戰鬥力較為強大)，但也有可能在另一個時空範圍內為我方所有(我方戰鬥力已較敵方為強)。更重要的是，空間無論對我方或敵方，它都可「得」也可「失」，尤其空間的存在是與戰鬥力形成一種共生共存的關係。另外，空

間的謀略運用更應將其視為一種「價值再創造」的概念。所謂價值再創造是指善用所在位置，使其力量能發揮更大效能之意。基輔會戰中的蘇軍，即是運用上述觀念，以此地區爭取更多的作戰時間，以使蘇軍在整體戰爭中，能藉由此地而重新再生(再武裝之意)，爭取為後續作戰有利之條件。

三、「時間」因素的運用要領

時間的運用著眼於未來戰略的發展層次，它是一種運用與預判未來時間向度的謀略思考。預判未來發展須強調時間運用的「歷時」與「共時」觀念。時間的運用尤須與空間及力量相互配合，才能將時間的因素進行融合。時間在野戰用兵的最大特色，關乎於時間不具有重複性；時間消逝後即不能再重新獲得。德軍在1941年對蘇戰爭失敗的致命因素，即是失去時間一逝不復返的關鍵時刻。從局部的作戰層級來看，基輔會戰算是一個極大且成功的包圍戰，也可算是一個空前的傑作。然而，當希特勒把烏克蘭地區當作「主要目標」，同時又把列寧格勒也列為「次要目標」的決策，已經間接地否定了存在於莫斯科的敵軍主力，也違反了德軍採取「速決作戰」的用兵理則。³⁵由於未考量整場戰爭時間的緊迫性，疏忽掉此段時間可以讓蘇軍從容地從西伯利亞地區動員數十萬青年投入戰場。在時間的運用與思考中，德軍似乎不明瞭什麼是「時間集中」與「時間為資源」的重要性。相對的，蘇軍在1941年的戰爭過程中，在戰術上算是大失敗，但在戰略上的意外收穫使之在時間的爭取上占得優勢，同時延誤

35 李德哈達著、鈕先鍾譯，《戰略論》(臺北：三軍大學譯印，民國78年元月)，頁380。



德軍原計畫向莫斯科進攻的時間。戰史顯示，德軍向莫斯科進攻的速度卻被推遲了4個星期，這在爾後的莫斯科戰役(颱風作戰，Operation of Typhoon)造成嚴重失利，已被證明。雖然德軍在基輔會戰中取得成功，只能算是小規模的增強德國在戰略上的優勢，而德軍的主要作戰目的(殲滅敵軍主力)並沒有達成，進而失去戰爭的決定性勝利。反之，當蘇軍在基輔會戰中付出巨大的損失時，他們卻爭取了時間防守莫斯科，也為同盟國爭取到有利的作戰時間。

四、「力、空、時」的謀略思維與目標選擇的要領

理想狀況下的決策制定是審慎的，但戰場景況又往往使決策者對目標的判別，成為隨機應變的形式。傳統用兵的思考是以「力、空、時」三項因素作為兵力部署的三個軸線，而「力量」會貫穿在時間與空間的向度內，並使空間與時間的運用成為戰略運用的必要條件。通常力量強弱的對比成為兵力部署的主要條件，也是目標選擇的主要依據。但因忽略掉其他方面的配合條件而誤失更多、更好、更有利的機會。力、空、時三者之間的關係，具有極為複雜與相互保證的關係，運用要領在於用兵者能否將三者的互動關係掌握得宜。如基輔會戰直前，德軍參謀本部向希氏建議必須在冬季來臨之前向莫斯科取攻勢，以迫蘇軍主力決戰，以期能獲得一項決定性的戰果。然而，希氏未能接受德參謀本部建議，而屬意能獲取蘇聯南方的工業重鎮以攫取有利的戰爭資源。此乃組織(德軍聯參總部)與決策者對目標

的認定不同，最後直接影響決策的方向及爾後的發展。力、空、時在軍事戰略的作用以貫徹戰爭目標的獲得為唯一之考量。對希氏而言，卻同時想兼顧(奪取)軍事、政治與經濟等目標，疏忽了軍事目標若無法屈服敵人作戰意志，經濟與政治目標是無法伴隨而來。簡言之，捕殲蘇軍有生力量應為德軍的主要目標，一旦蘇軍主力遭到屈服則其他經濟與政治問題都會迎刃而解。

學者霍華(Michael Howard)認為，成功的指揮官不是做一個瞭解戰爭規則的人，而是要能創造戰爭規則的天才。³⁶欲創造戰爭規則須依靠既有的理論與經驗，而又能發覺新戰爭規則的人，尤其需要具有發掘問題與反思現有理論的能力。發掘問題與創造戰爭規則的基本邏輯，必須對戰爭中「力、空、時」的思考能有更新與更深的認知。不可否認，「力、空、時」的謀略思考兼具了「審慎處理」與「隨機應變」兩種角色。戰場上一旦目標決定後，政治與經濟利益都以支持軍事目標的獲得為主，才不會被戰場上瞬息萬變的景況所困惑。

結 論

野戰戰略的速決與持久作戰都強調力、空、時的分配與運用。速決與持久作戰的謀略運用對德國發動戰爭，或蘇聯運用其戰爭潛力來遂行戰爭，都具有重要的意涵。力、空、時的運用又與戰場上目標的選擇緊密結合，目標選擇正確，則可善用力量與時間的謀略；反之，會忽略掉時間可轉化為力量(籌碼)的關鍵要素。基輔會

36 Michael Howard, Clausewitz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14.

戰前，德軍目標的抉擇是夾雜於德軍參謀本部審慎的組織思維模式與希特勒隨機處理的應變模式之中。兩種模式實際上無法比較孰優孰劣，重要的是雙方須能審時度勢、著眼全局，才能在錯綜複雜的戰場情境中，把握住致勝的關鍵因素。基輔會戰前希特勒雖與德軍將領曾有過多次的爭辯與討論過程，最終德軍將領仍無法戰勝希氏的個人意志，仍依照希氏自身的經驗和周遭的狀況來判定戰爭的目標。希特勒不重視德參謀本部及各將領的建議(專業知識)，疏忽了東戰區整體作戰的力、空、時因素，也忽略了速決作戰必須在有利的時間與空間的配合，才能發揮淋漓盡致之效。因此，成功的決策過程必須尊重專業，領導者尤須能與執行者溝通，更須尊重執行者的不同意見，才能在不同狀況出現時，仍能從其中找到最佳的行動方案。

基輔會戰對我防衛作戰的重要啟示，在於如何瞭解「時間謀略」與「空間謀略」的巧妙運用，才能改變對我不利的力量(戰力)因素。國軍防衛作戰本為一場「以弱敵強」、「以小搏大」的不對稱作戰型態。防衛作戰若僅思考力量的對比與正規兵力的部署及運用方式；它屬於「正兵」的運用方式，無疑是以卵擊石的用兵思考。相對於劣勢狀態下的用兵方法，應朝如何延遲或破壞敵軍的作戰節奏。例如：蘇軍利用在基輔會戰期間，積極動員與強化在莫斯科周邊地區的工事構築，即是在發揮時間謀略的效能，以降低德軍攻勢力道，同時運用天候(冬季的降臨)對蘇軍有利的形勢，威脅德軍的進攻能力，最終能轉守為攻，確保了蘇軍的有生力量。時間的爭取與運用為蘇軍轉危為安的重要因素，此點也恰巧為我防

衛作戰勝敗的關鍵因素。因為國軍在防衛作戰中若能以持久作戰型態，抵擋住共軍速戰速決的攻勢行動，而不被征服則防衛作戰就算沒有失敗。反之，共軍在攻臺作戰中會強調運用斬首、特攻、非線性作戰等奇襲方式，設法使國軍前後處於分離狀態下，進而運用包圍與速決方式屈服國軍。因此，如何在時間向度上爭取有利之機勢，為未來防衛作戰的重要思考謀略。

現今防衛作戰戰略構想強調「戰略持久、戰術速決」。但國軍可運用的有利地理條件(海峽天塹)，將因共軍運用非對稱作戰手段，讓防衛作戰無法獲得地利與時間的有利因素。因此，國軍未來戰力整建(建軍備戰)必須更加重視情蒐與資電通訊能力，尤應重視部隊機動速度與精準攻擊能力、特戰部隊的反應能力與持久作戰效能，才是未來建軍與備戰的發展方向。再者，中共攻臺的用兵方式強調在不同時空環境及不同作戰場景下，其運用國軍無法預判的犯臺模式。尤其共軍若以非線式作戰方式犯臺，國軍可能會在前線與後方疲於奔命，甚至會出現兵力前後分離等現象。因此，未來防衛作戰對於臨機目標(有利或有害)的處理能力，亦須防範因應。尤以出現重大突發事件(改變作戰方式)時，國軍是否需要修正或改變原有的「主要目標」，抑或因臨機目標出現必須修訂原本的作戰計畫而改用應變計畫時，仍以戰爭目的及作戰目標之設定為準繩，才能防範於未然。

收件：102年3月5日

第1次修正：102年3月20日

第2次修正：102年4月30日

接受：102年5月4日